

928
廿
15

雞

肋

集

一五

清江先生詩集目錄  
第六十四卷

蔡忠純

資政

古明

曾本

全書

清江先生詩集目錄

清江先生詩集目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四卷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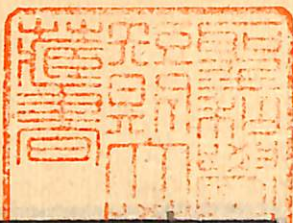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

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



銘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第六十四卷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蒸為祥卿雲景星降而在  
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為衮衮生才  
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  
於是時海運鵬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  
公以儒往國有誥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  
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

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闡小心長慮白  
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  
惟君舟之柔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  
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甲戌右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南  
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晁公卒卜  
紹聖三年正月丙申吉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  
呂村之原諸孤聚而言曰我君樂善好義而畏人

知詩固有之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圖我君之言行雖州閭懼  
莫之盡惟垣屋漏其不可欺諸孤尚識之廼相與  
諉公之壻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敘  
次世家爵里行事而以告其族孫補之使銘曰凡  
親者亦不可欺也補之涕泣言曰以屬卑且不肖  
則何敢謂宜抑毋使公之事墜于地則誅且稱諱  
亦不得辭也公諱仲熙字子政其先澶州清豐人  
後徙開封祥符贈太師中書令諱某曾王父也贈

雞肋集 二  
太師中書令諡文元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祿大  
夫諱某父也光祿娶趙氏南安郡夫人繼趙氏南  
陽郡夫人而公南安出也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  
德事真宗爲翰林學士賞延其孫初授公將作監  
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單州酒卽以才稱故宰相  
王公珪爲三司判官亟薦之再監鄧州酒歷評事  
光祿大理丞撤酤區複牆鈎檢出入摘其積年奸  
蠹皆不得隱課乃大登應賞不自言且當爲縣矣  
而以南陽夫人隨季官河間復監瀛州倉便養歲

得圭田粟數百斛以分其同列之無者又監泗州  
稅淮溢浸城且壞守以下皆棄城捍淮公力居多  
以勞選通判憲州州近塞守武臣喜爭公獨與歡  
而於事未始屈凡金穀犴獄纖悉疑似皆陰爲辨  
而守不知也徙通判鄭州復州皆有聲歷太子右  
贊善大夫國子博士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監店  
宅務左藏庫遷虞部比部郎中知均州改朝散朝  
請大夫民有僞稱官者自云給事公府齋供武當  
山飴僧所過邀饋犒初謁見公公卽知其欺語吏

隨至館捕之得僞御寶文書以抵法遠近皆驚判  
南京國子監遷右朝議大夫管句鴻慶宮監東嶽  
南嶽廟皆寓濰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  
樵蘇不入而幾微未嘗見於色故人親戚過者爲  
公歎息而公意不在是怡然自得若顧南山言爽  
氣者聞之莊周稱北郭順子使人之意也消補之  
不能名順子何如人而對公未語胸中之膠擾者  
已定譬諸飲冰內熱立解順塗而往知古人之所  
以近於道者必有在也享年六十有八娶張氏崇

德縣君男端弼登進士弟朝請郎端介宣德郎端  
修太平令端粹虞城尉端厚假承務郎女長適王  
仲博狀公行者也次適通直郎通判安州鄭猛次  
適羅田尉高道華次適相州錄事參軍高公秉孫  
十人曰資之登進士弟相州司理參軍順之完之  
頌之葵之述之疑之頡之執之慙之未仕曾孫一  
人曰公紹公少孤事南陽以孝聞篤愛其弟有人  
所難能者爲人忠信平夷寬裕不矜伐趨事靜以  
敏自奉養儉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賙之恐不足

其罷均州尚彊卽求散局不以家空竭爲慮尤不喜權其樂彼與此同而自謂得於此者多也管文元公嘗言吾自幼及老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傾人售進其晚節著書垂訓多慎刑戒殺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愛物蓋近文元之風自南陽歿凡三十年其院無期喪康寧令終人以爲積善之報云銘曰

道不可知而恬愉者常近之不僞者幾得之其嗜欲淡者其天機淺鷗舞不下肺肝已見若此者其

生世役役沒世有餘患嗚呼公乎厚性近仁誠應乎真生無累於明其安者身沒無責於幽其安者神粵天所以爵人者不惟其貴惟其德視後之人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

墓誌銘

公楊氏諱景芬字祖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蓋出漢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偕少知名其學長於論議剛直廉潔而愛人事昭陵爲翰林侍讀學士其弟任幼而樂誼不及仕以



卒生子恂爲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儉不  
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  
鍾其慶于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開警內剛而外和  
敏於從政善與人交薰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  
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亶亶不可窮以侍讀  
任爲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真符今改  
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  
嘗知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毫定二州擢石塘  
催綱都水勾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

平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化州竝海亡城郭歲  
賦竹葦爲藩颶風至飄卷爲虛居者不安民疲于  
賦且土疏不可城君奏乞庫錢百萬陶覽城之歲  
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爲式宣徽馮公京守毫  
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爲一二裁處而陰推其意於  
守若不自已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重臣尚威  
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者  
有害于理戾于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深知  
公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

遷公曰事隸有司且復命矣尚求對何爲獨不求對河北前常平官庸人驚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省十七八諭州縣以法如此戶部反詆其不如法請罷公然朝廷益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子規雲安軍司理夫郊社齋郎二女長適進士孟安幼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廩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資

焉尤爲太師文公司空呂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必伯夷必顏淵故後世之爲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爲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已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

忘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與公善初補之教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問所乏賙其半乃克葬而公未始以爲德也今公葬矣補之不能身相事尚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銘之耶則非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  
其後昌有時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

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爲祥符人仕本朝爲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勳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諡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

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竄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

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爲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衝卒苦於役作僞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執六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旣不忍以要賞見其阨然誠苦於役者爲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僞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于庭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旣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

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卽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俟報乃下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卽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

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爲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洛州使者以君權知洛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爲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爲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歛

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閑局差管句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畱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賊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圯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招竄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爲煩會明年谿大漲得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

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汜洙泗滿必大下因預爲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猝不知所爲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旣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璽詔獎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耶宴賓客爲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爲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茆竹間蒙霧

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紱時方六十一上卽  
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爲人清慎退  
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  
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爲詩旣謝事作燕譽堂  
於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辭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  
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  
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逾鄭州司  
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  
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冲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

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  
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  
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  
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  
其人不亾在其後子孫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銘  
君高氏諱旦字子明其先真定府元氏人有諱化  
者事昭陵爲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諡恭壯始自元氏徙家祥符贈其父珪左領軍  
衛上將軍恭壯生莊宅副使惟慶莊宅生君以君  
贈左武衛上將軍而君亦幼用恭壯蔭爲左侍禁  
世將家喜兵而君不樂以武名自力讀書爲文辭  
遂以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擢太常寺奉禮郎未幾  
以親憂去免喪知新鄭縣事竝郭有渚水歲比溺  
人人以爲神祠之君塞焉人以不惑而其患除簽  
書奉寧軍判官事盜殘人以母篤疾應減死守宋  
公祁議不貸君曰法如是不可重宋公悟乃止繇

此知君累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知臨城縣事臨  
城人不知學爲興庠序教以學來者常百數縣大  
治至比歲無死罪囚年飢勸鄉豪貸貧人粟約秋  
償之人相率赴令累遷祕書丞太常博士簽書荆  
南判官事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熙寧中舊臣有  
薦其才者會復將作監執政議擇丞上曰高旦可  
旣不出執政意而君論事不能阿同列旋以讒去  
通判保定軍事雄州戍兵過保定邀中使求請銀  
錢至閉門不得行君往執其爲首者喻使去事聞



安撫使檄治之君爲言衆不可驚卒論爲首者而止通判保州事遷都官員外郎元豐中以階易官改朝散郎擢提舉河北常平事初君在荆南嘗論役法非是不報至是復譔成德軍役法上之又報然朝廷卒改役法累遷朝散大夫還朝擢提舉河北糴便糧草未行以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感疾卒壽五十七爲人孝弟恭寬敏於技能殆其天性得之工爲室成指其翼曰是却三寸引繩度之不差人服其精尤長於吏事數上書治平間言契

丹所以固吾盟者利幽薊耳願姑無求邊功以俟之又言河北屯田議者欲一切募民耕出租不如倣古以卒耕歲入厚且及其暇時教以戰其計皆深遠爲今太師文公丞相司馬公所知未及用而君亾矣娶馮氏仙源縣君繼楊氏仙居縣君繼文氏福昌縣君今夫人壽安縣君王氏治內有儀法五男子省華卒道華茂華冲華禮華皆未仕三女子長婦蔡州錄事叅軍張紱餘在室諸孤以君卒之年九月癸酉葬君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

補之先君於君爲同年進士而王夫人晁出也以是求銘銘曰

高奮北方維恭壯虎臣乃及大夫以其文發身而世其昌粵有功在人自管恭壯卜浚都之南曰孝降無有近悔尚爾世不忘視樅柏之美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君石氏諱輅字君乘濮州范縣人也曾祖諱溫祖諱文舉皆不仕孝諱崧益州司理叅軍贈工部侍郎工部以明經入官而好文自君幼學則諄諄語

之曰汝當以文顯卽大感發晝夜誦讀貧無燭至椽屋就月視書無幾何則以詞藝中進士乙科調青州推官改知萊陽縣事縣負海民習爲奸利君治明恕賊民多改或遁去康定中夏英公經略西邊奏掌永興書記管句機宜文字方元昊叛君時獻策畫多見聽用再從辟涇州渭州用特敕薦改著作佐郎賊圍鎮戎急後騎日益諸將以謂利疾戰且深入牽其勢君起席末言曰賊鋒銳未可大將葛懷敏怒曰兵因敵而制勝石君安能逆知往

先馳之軍盡沒或走入塞者猶道懷敏臨死而悔  
曰坐以書生待石君至此君既從軍母老與諸子  
安土不肯行欲解官歸帥惜其才使部尉氏還戍  
因督送軍衣京東間從范縣過問母或欲以事疵  
帥者擿其違法坐責監長葛酒稅稍徙知崑山縣  
事簽書陳州判官通判綿州邛州事會嘉祐間朝  
廷以諸路計不入詔三司薦可任吏君在書中擢  
廣濟河輦運廣濟輸尤不計數十年或置或罷君  
究知其弊奏更法數事軍大將有罪不敢決三司

得專治自君始明年東州之粟至京師者百萬石  
擢知真州又改虔州韓魏公聞其名召至中書與  
議鹽事以便宜措置虔十邑綿地千里民狡善訟  
文案如山守堇堇不能省君治不煩而威甚行三  
獄爲空以疾求北歸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  
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熙  
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自佐著作九遷  
爲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爵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子伯宗

古內黃尉仲宗彝通直郎季宗彭皆前卒而叔宗壽揚州錄事叅軍廉平而文能裕其蠱者也君少孤事兄悌遇族人恩嘗請于朝願納兩官授兄一致仕官不行乃以任子恩任兄之孫宗壽卜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七日葬君河南府澠池縣大塲鄉鳳皇山之原屬補之銘銘曰

親教以學雖淺以聞推此而往可與事親君任以事雖輕以成推此而往可與事君小試必立豈大不能壽貴不稱短窮亦福寧此有餘而彼不足惟

此有餘小人無知惟彼不足聖賢有之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權判北京畱司御史臺韓公疇之夫人陳氏泉州晉江縣人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贈兵部尚書諱詒之女夫人幼警惠嘗閱白居易詩一過能誦其兄汝奭異之韓公未冠舉進士有聲尚書曰吾女宜歸斯人乃妻韓公丞相申國呂公當朝夫人母家隆盛歲時集會內外命婦十數環坐綺紈曄然夫人以儒者妻在末座衣無

績繡語言容止不矜慕一座皆聳舅苦風痺侍疾  
憂見於色居舅喪盡禮焉韓公以材遇主仕寔顯  
再封夫人潁川仁壽二縣君閨門雍穆福祿美矣  
而不幸感疾卒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五  
十有六初夫人未笄嘗事僧伽像嘗病劇像見夢  
曰無苦既而遂瘳晚尤燕靜將沒無戚容曰生必  
有終也韓公後貴爲右諫議大夫追封夫人潁川  
郡君又追封文安郡君以元豐六年八月甲申葬  
于衛州汲縣招賢鄉之原七男子祇祖奉議郎祇

師宣德郎祇嚴瀛洲推官祇德奉議郎祇勤鎮東  
軍推官祇言祇諫承務郎皆有才技諸孫男女三  
十七人盛矣補之少貧賤韓公辱知之又與夫人  
諸子游屬補之銘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少成十歲鏘鏘見異其兄匪惟其  
兄父曰實難卜所宜嬪乃從于韓于韓斯令舅曰  
孝我夫曰匪予予妻助我燕及其子以惠宗人曰  
夫人慈于我有恩凡民有生莫愛惟死死能不憂  
男子之美我爲此詩質于幽宮惡乎大之有昭管

彤

夫人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國子博士彭城陳侯之夫人安康郡君龐氏紹聖二年三月壬戌卒年七十有七將以其秋七月丁酉祔于彭城白鶴之呂柵博士之兆其子江州彭澤令師道以書來曰師道不幸先君之喪也高郵秦觀嘗銘矣不克葬今舉夫人以祔惟子實銘吾母補之曰唯龐氏單州成武人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穎國莊敏公籍忠厚有謀功在王室夫人考

也妣邊氏秀國夫人初穎公從其考魏公格宦于彭城魏公始見夫人之舅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洎而賢之語穎公必與厚故夫人歸于博士陳氏故儒者有家法夫人宜之始封南安縣君徙封郡皆穎公恩也三子二女皆令孝師黯光山令師仲河中府司錄師道其季也淑嫁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舜民今以直祕閣為陝西轉運使而師道好古自修而有文恥以其技干時將老焉鄉人推之士嘗與遊者拔而出之其在位有力者以

其行聞于天子而官之乃以亳州司戶叅軍教授其州又教授潁州既迎夫人還自潁已疾病夜次東阿步星墮其旁賈人舟上如丹如橐出芒下尾無幾何而夫人沒且瞑西向臥諷彌陀不絕口亦異矣爲人慈儉所知甚遠蔡女子于不嫁稱師聚徒傳一世以爲僊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夫人獨不然曰道貴清淨反此禍也後于卒敗博士推贊以業羣弟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夫既從其子仕州縣御菲而甘不以累其子人皆曰生貧賤若是固

易以大家子爲此而泰可哉銘曰  
嘗儉而爲奢一飽已多由豐而得約則難以樂居  
難而裕惟龐公有女惟陳侯有婦士不其爾或養  
以移志我銘夫人以媿世之士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夏六月戊子補之從父朝散郎太僕寺丞以母夫人壽安縣太君公孫氏喪去職將以其遠日歸柩魚山祔舒州府君之兆問吉于史史曰天德在日辰加大明七月乙酉葬不觸禁無有後

懃先是大僕之夫人葉氏以元豐三年七月壬戌卒太僕泣語補之曰咎我不天先君棄諸孤諸孤尚幼所與朝夕事吾母吾母安之不知有貧賤憂者實葉夫人予助將并舉其舉於魚山諸父咸曰宜爾銘補之尚安得辭葉氏江南大姓自縉雲徙錢唐有諱曖者舉進士得桂州司法叅軍以卒贈光祿卿二子昌言昌齡同年進士皆以朝奉大夫老于家夫人父兄也光祿歿時夫人未笄事母萬年縣太君宋氏能致其孝而於二兄順資慧淑纂

組音樂凡女子之事無不工年二十二來嬪太僕太僕少有高材篤學不遑暇家事夫人躬儉菲以養少有則以奉宗黨賓客故太僕得一意于業遂中甲科成令名壽安蚤多疾夫人侍側不以勞苦懈至已有疾不欲以憂壽安起居笑語如平時竟以歿得年四十有七追封錢唐縣君四子損之臨之晉之渙之一女未嫁聞之卑不誅尊然婦人無外事非其家人孰信故粗誤所知以成大僕之志而慰其子之思太僕兄弟伯仲叔季以仁義禮智



四端名皆冠以端太僕伯也因使後有攷云銘曰  
蕙蔭可充幃誰使有此丰也椅梓則爲器物各求  
所同也錡釜以湘之又甚宜其宗也副筭其委佗  
獨不見此容也魚山兮岑岑屬纒兮及淡松爲城  
兮石馬吾宮旁兮藥者下作好歌兮以謂來者爲  
可窮兮如此大野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太字用之冀州信都人沈厚尚氣節旣  
冠以通禮中第調鄆州司法叅軍開封縣尉王畿

賦省民憊不力稽急則椎埋爲姦利君行野必喻  
民本業知盜所舍止發輒得遂以知名徙洋州錄  
事叅軍服喪不赴再調澤州推官太師潞公爲轉  
運使亟稱其能州獲盜十餘人獄具且論死矣君  
摘案謂守曰此爲首應死此應減守執之力君以  
狀議其不可會潞公至視之驚曰微推官民死無  
訴矣吾知人不繆也守亦竟從君議時元昊擾邊  
轉輸深入多覆通判懦不肯行君請代之綏御甚  
恩人急而不離亦不遇寇守與使者爭薦之改大

理寺丞知冤胸縣事就差知藤州遷太子中書藤  
夷獠吏北人不相通訟或十年不決君因其俗爲  
條理民大悅不欲其去遷國子博士知雷澤縣事  
雷澤歲苦水田不入君教民作堤乃屢登民于今  
賴之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兗州又簽書永康  
軍判官遷比部知軍悍不卹事戍兵以糧惡謀營  
中欲爲亂君聞遽馳入諭其長曰倉儲惡非知軍  
一人罪也速往自陳尚可免不者當殺我而後起  
事衆皆伏泣曰某誤我某誤我因得其倡者氏名

執送知軍斬之遷駕部潞公當國記其澤州時事  
差催發諸道錢帛又差監在京趨院且用之會疾  
卒嘉祐六年六月二十有六日也爲人質厚不苟  
合旣仕盡推其田園資用以與兄弟族人稱其  
長者焉娶劉氏封某縣君二子希罕罕舉進士中  
第左宣德郎知某縣事四孫宜進士中第恩州司  
戶叅軍丕亘至皆學問自立罕以君嘗官于兗而  
樂之兗人又思君不忘旣卜居矣乃奉君之匱以  
紹聖元年某月日葬于仙源縣大庭鄉壇山之陰

而以左朝奉郎太祝蔡君申之狀來乞銘罕宜補  
之塲屋舊銘曰

仕豈不遇名旣以聞世豈不昌視子若孫生樂其  
土死藏其原使過者泫然而語曰此故吾愛人之  
李君嗚呼雖亾不其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五卷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穆氏墓誌銘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錢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

魏君墓誌銘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知涉縣閻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五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前達州司理叅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書屬夫人之弟補之爲銘補之泣曰姊爲女與婦以德稱以我銘姊懼不信以人銘姊懼不知雖然爲可信者而已乃序之曰夫人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部尚書諱某之

曾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孫而先君之弟二女也先君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鼂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爲鼂朝死葬南陽西鄂縣故西鄂之鼂氏皆自謂子朝後事見裴駟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殺其後因不顯蓋千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廷鼂氏始大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慝自少不妄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辨先君曰是女姿靜甚名之曰靜姪若妹則皆

以靜字之族人喜咸曰嫁靜必衆爲議對也而司理君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歸之時年十有九矣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沈詳莊儉宜其家雞鳴而起治其婦事無違處其長少親疏間恩稱而禮得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爲安司理君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不遇歎夫人輒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窮居十年終不以不合於有司變其業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豐四年從其舅大夫

君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蘊舉進士好文自立曰縈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達州事李駒次卒次幼銘曰葉宗有社姊不逢其社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子

穆氏墓誌銘

故丹陽進士吳君諱磐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人後徙廣陵曾祖諱彥璋以閤門祗候採訪兩浙有能聲祖諱琪爲鄆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舉進士

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惠和年二十有一歸于吳君二十有八而吳君沒服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甚飾顧其子敏修始六歲矣藐然弔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輒泣曰自吾父沒吾母惟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吾用爲吾母女自爾屏不與嫺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箴縷以杜外事而吳氏尚饒於資敏修之諸父求異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旣教敏修惟諸父所與乃取鄉人異之間覽書傳至陰陽數術無不摠益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

修潔稱四方之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以厚其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夫人爲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懷思不忘因歎曰生女不生男管人以爲恨顧我與子處足自爲矣迺迎丁氏舍吳氏旨甘定省無違迄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丁氏以壽終又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敏修以其十二月甲子葬于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兆屬補

之銘敏修字彥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淮南會翰林沈公存中來與彥達俱益熟其爲人彥達學問不苟徇世好爲文詞甚工與人交終始不失義知夫人之後方興也孫六人男曰某曰某女曰某曰某皆茂慧銘曰

穆之嫠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其美其嬪于吳氏吳氏復無社嫠亦不失義以訓子于理吳氏且復起嗚呼賢矣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進士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之子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爲富貴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中退而發憤益治其業寤日夜不懈家事無鄙辱必身任之曰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苦如此其諄諄以教諸弟不以人言間亦如此已而得疾歐血幾危者數矣其妻晁氏先君之弟六女也少淑慎敏於女工吾母尤鍾念嫁七年年三十生二子而天無幾何其

幼子又夭而好問已疾病年三十二亦夭於時吾妹未祥也其親哭之爲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不絕聲鄰里過者爲墮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補之曰汝妹不幸其夫又不及祿以天吾憐其用力無所就其心可悲也汝爲作銘豈惟而甥是慰尚以紓吾悲補之曰諾旣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言乃敘好問之志爲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問卒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則其縣之某鄉從其祖史館君之兆也銘曰



此邦之殂兮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漣兮瀦爲野  
之瀾謂此邦之人兮胡不變化而嬗幼里兒兮長  
邑士生于此兮死于此羽成而飛兮忽墮地其不  
舉無婦以哭夫兮况欲卹而子四方莫可告語兮  
非而親戚孰憐爾騏驥也而不以繼絺繡也襃而  
幽之室視其藏不爲碧兮爲楸柏之實霜萃兮木  
萎春風至今豈無時謂人往兮無返期我不敢慟  
兮畏而子聞之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鏐有吳越至歸本朝其子  
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下兵  
馬大元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忠懿王諱俶之  
曾孫保靜軍節度觀察畱後贈太尉宣惠公諱惟  
濟之孫而中大夫諱睽之子也以父任爲太廟齋  
郎調雲安尉徙令繁昌以行法不擾改大理丞擢  
通判霸州遷通直郎年五十元豐五年三月丁酉  
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無幾何亦卒二子諱  
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應

天府楚丘縣固胡村之原以楊夫人耐其弟山南  
東道節度推官唐卿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  
兄君所知也願以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  
士博達疆力所居官可道在霸州有告摧場火者  
衆相傳虜至守陴警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  
偷也在環州屬靈武用兵守陴君提舉糧草虜縱  
抄輸者不繼而君崎嶇獨全霸環西北要害郡朝  
廷方以此觀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既悲君不  
遇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爲銘曰

杭錢姓武肅顯遭亂離匿負販鑑山石衮龍儼奮  
八都五王遠世阻江不絕獻宋龍興致其版愛生  
人流斯善將及相卿士行自忠懿胙秦墟子保靜  
有旄旗粵其孫中大夫世不乏發仲謨令繁昌發  
跡初佐兩邦政有譽火邊市人驚郭饋靈武行者  
瘖克揜捕莫告劬秩通直五十俎夫人楊頌戚吁  
子諒詡儒冠裙女一人石氏夫歲丁卯月極涂十  
二日歸其居何以識原固胡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元祐元年冬補之守齊太學生商河常環以書來曰環宜見未有間也今環舉首則見歷山行則一日至齊矣其引物連類慨然想見前古之英而悼今世之不及者補之異焉復書曰足下學問非黃而澤以欺暗獲售者比也幸教之甚厚會明年春補之去環不果來又七年補之還朝環復自商河以書來曰先大夫沒無以銘敢累子補之曰禮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

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於未見我亦未見而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辭常姬姓河內人君諱諤臣字彥輔其系蓋出於唐相國袞五代之亂猶仕不絕有檢校職方員外郎德方者始東徙棣州今爲商河人曾祖諱峻安丘縣主簿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考諱億乾寧縣令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太君劉氏也君幼警悟不羣十二歲失怙恃已能自發憤晝服事兄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

質稍長始能自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入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廷厭詩賦之弊詔置明經科視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授試校書郎朝城縣尉凡府遣其按督尉事尉皆禮荅至君不然乃故慢君君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劉旻訴盜殺兄令以狀屬君君疑焉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頓感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卽自往捕而白現已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鞠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

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籍籍莫知誰何一人持籥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籥者其人惶懼自露嘗爲其家兒剃髮因誘婦人取貲而殺之衆皆大驚再調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庫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有不可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持而不果者也改光祿丞知脩縣事民至終年不見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揭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吏旣無所取民自謂今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

者君閱其訴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教爲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測其故舊古邑城門塹淡夏潦溺人君董夫河上婦以其羨工塞塹爲大道再宿而成民大便之歲旱里婦產魃譌云龍母官迎致舍謹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聽取婦繫庭下責以妖狀曰魃能神三日不雨杖而母會卽日雨歲亦大稔監堀口鎮時天下初行市易吏或禁民私賣買君獨謹大貨薪蘇魚鳥聽民賈息入亦羨又歲課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

算不得休君從容至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爲常而課亦登堀口瀕江歲暴漲壞民廬君募工爲石岸三里居民以安通判成都府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吏相習不知有監司至叅佐取充位事無復可否君奉法不撓草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守尚氣喜事君數裁抑之事以適平後守一切委事於君君謝不能而陰贊之政亦不弛知均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首按流吏一人有大吏喬老舞文罪莫得畏君明摧斂

不敢踵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爲浮屠州大稱  
治徙德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荐飢君勞來甚恩  
囹圄數空方議決積水繕城壁爲長利無幾何卒  
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也年六十有五自光祿丞  
易宣義郎七遷爲朝奉大夫勳騎都尉服五品娶  
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珏瓛瓛前卒瓛仲瓛季也  
瓛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瓛及弟之子希閔今皆郊  
社齋郎女婦左侍禁俞渙瓛等卜以建中靖國元  
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

堂耐君爲人剛潔樂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  
厚嘗讀尚書張乖崖公談錄抵卷曰是皆吾所力  
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貴賤殊絕無低昂親疎意然  
未嘗一言求於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摯左丞梁公  
燾皆嘗遣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哲宗  
召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黃履君方知爲二公  
所薦也徐進曰臣老不足爲陛下用矣因罷去其  
爲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十篇好佛學晚益幻視  
世間爲文字如其說千言立成無畱礙其亾不亂

有舍利出柩上下光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  
心通達一切法其神變末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  
受羣邪爲夫莫知而議者故略云銘曰

天下蚩蚩皆以事爲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中  
民榮之去其本絕馳反而觀內夫世安足爲捨所  
爲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而無名之累一朝之  
息可以宅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過爲蛻猗歟大夫  
庶其是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魏

君墓誌銘

余頃爲澶州司戶叅軍以事至德清過軍使魏君  
相與語甚歡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趨廡閉  
戶去庭中虛無人風至葉翻然墮有鳥集其庭旁  
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爲能後予教授北  
京國子監去德清不遠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  
居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淡狀君之行事來告曰將  
葬無以銘爲之出涕敘其語歸之君諱通字擇之  
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

生五歲能誦書日數千言十四歲以尚書中第爲  
壽州壽春滄州清池石州離石尉廣安軍恩州判  
官擢大理丞知武強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清軍使  
兼知清豐縣改通直郎蓋初以階易官也其佐壽  
春能察盜盜不敢肆得盜當賞不自列人以爲廉  
其在廣安門卒殺犯關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  
比聞于朝果不死人以爲平於清池離石如壽春  
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  
之君不屈迺更知君人以爲直其在武強德清號

難治獨從容不迫其治長於發姦而愛平民故民  
樂之當路者以爲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君卒元  
豐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爲人短  
小鵝肩面黧黑目視有光眉間骨隱起異於人喜  
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贖族人娶劉氏平原縣君七  
男子泳洙澗泗蚤卒澗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  
葬于安德縣擊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  
尉其子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丘曾祖諱審奇太祖創業之初嘗倚以事奏爲汜水關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文質內園使連州刺史佐曹瑋有邊功考諱渭尚書比部員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君晁氏繼母也君幼爽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毅公渙恩補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某縣尉民劉豬兒凶悍數犯法以氣蓋其里人君

攝邑事召豬兒數以罪杖之戒曰復見我不汝容于里豬兒卒改行爲良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以牛訴于君君曰汝何以識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曰吾知之矣第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衆皆服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販兄獨歸而弟爲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召語其弟妻曰汝夫於家宜有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攜鋪往何用也君默然遽索兄屋間得其鋪皿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廣州右司理叅軍經

略使與轉運使爭私忿數牽制州獄君務平反兩  
人者亦不能害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使者皆得  
罪官吏相連逮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四會縣尉  
兼主簿民妖言有神曰何巡檢能禍福人所至輒  
具幡蓋威儀迎導之或爲出錢米委積君遇于路  
捕主者送縣取其仗焚之妖乃息君官于南久晁  
夫人在北未嘗亾息忽慨然語曰吾家世如是而  
吾老不遇侶蟲蛇於此不得從母夫人養吾愧焉  
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錢氏三子長寂業進

士餘二人天女六人皆天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  
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補之爲銘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於某州某縣之原夫人於補之爲王姑義  
不得辭銘曰

家朔漠兮以武名死一尉兮海之濱謂我非南人  
兮兒夷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於  
高其出渤海漁陽遼東河南廣陵者爲望姓而君

世家符離符離蓋廣陵高也曾祖諱士宗尚書屯  
田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祖諱觀給事中集賢院學  
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秉右朝議大夫朝議前  
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人薛氏仙居縣君而君  
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而符離之高始大  
君幼開敏用給事恩爲試將作監主簿十歲能自  
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維其帶於座食至乃起  
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不  
驕君年十四遭母夫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

戶用舉者改京兆府司理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  
圭豪舉役視其屬獨以詩知君遂見客游樂必與  
俱徙嘉興永嘉與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旁  
郡訟牒如山君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佃  
戶靳輸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人田嗇  
其入杖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豪華亭戶欺詐  
田已穫而撥其芟引水沒之歲比訴畝吏不能察  
除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爲十等號叅相驗欺  
者輒得民不能欺守吳安世黷貨私諉令市竹君

語令母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安世後繫獄令欲告之君曰前戒君母受而告之可愧今狼狽卒自露遷忠武節度推官知泰州錄事轉運使陳倩與監如皋酒侍禁方曖者仇也入境卽以疑似逮務胥屬君訊鞫必欲造曖事莫脫者君明曖無它倩怒欲劾君不能也改宣德郎知鄆縣事以親老不行求監呂梁鎮酒娛意文史轉運使侯利建見而歎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直郎知山陽縣事縣當江淮道吏窘將迎隳事而君優游辦治過者亦皆滿

意旦坐堂民肩摩入常前其座迫庭呼民一二開諭或戒敕俄頃皆去民各自以爲得盡邑子李南夫與其兄闖兄告欲害已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夫誠可論使人曰弟緣爾訴得刑爾亦辱矣其兄感悟丐不問因爲薄罰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笞其子婦婦雉經死者其兄訴殺之驗者三輩未白守疆君往君卽呼畫史自隨人殊不能知至則語史圖俯仰左右四人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鹽轉運使黃隱初獻

言濬之隱愛公家費欲姑調楚海及高郵九縣夫且促其期君曰凡土工人日竭力爲方且浚丈不可加也頃龜山爲渠六十里調十七縣夫而足今以里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少則爲日長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溫卿爲使因求民私出錢募夫事欲害隱屢語君君不應溫卿怒欲并中之已而代去不獲竟在山陽三年獄爲七空轉奉議郎服五品勳武騎尉又差監泗州糧科院復以親疾不行元符二年三月庚辰卒于家享年

五十八夫人向氏繼掌氏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澈湍洵皆舉進士彊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行君爲人和厚潔廉好書不倦爲文尚理然所得多用以爲詩至其精於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謹侍朝議藥經時不解衣旣喪過毀因得疾不起可哀也已渾等卽其年六月癸巳葬君於宿州之蘄縣蘄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附而湍狀君之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銘曰童子而厲已壯所就如此使白首可知已一官而

盡已居所施如此使爲大可知已抑雲者爲雨或  
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遇吾不知其故豈  
非命耶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陝衝難守臣  
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彥通可廼以公知華州事屬  
歲不登米斛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十萬斛平  
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糴糴者踵入老幼癯寡皆  
得食所活以萬計民頌其惠事聞朝廷詔使者閱

實使者奏如民言卽召對將顯用而疾不果對廼  
以知兗州事無幾何卒其孤以補之家世舊來請  
銘廼序之曰公梁氏諱彥通字貫之鄆州須城人  
天平軍節度判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魏國公會祖考也妣某氏韓國太夫人翰林學  
士諱顥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  
妣閻氏唐國太夫人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適贈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諡莊肅考也妣任氏越  
國太夫人自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真宗時舉進

士皆第一而莊肅公相仁宗稱忠厚梁氏閥閱冠于山東而公幼警異無綺紈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爲祕書省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中益自勵將舉方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墜其世科爲恨丞相經畧秦州奏書寫機宜文字逮帥雍帥并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靜爲鈐轄不法頗陰厚公公察而疏之會丞相徙三城而使者發安靜事尚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廼更知公丞相當

國公每入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所論奏以屬公亦絕口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器之自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又遷殿中丞皆以英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品勳上騎都尉矣丞相歸印紱臥汶復丐公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遷國子博士丞相薨執喪盡禮旣除不忍去墳墓守邵公亢憐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簽書昭德軍節度判官民吳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兄弟復同居守郭公達難之公曰民而知義可旌已廼如其請吳

氏畫其像祠之涉縣胥犯法應徒而以自首當減  
從杖州僚希使者旨議不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  
力竟以減論人服其公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  
澶州事詔塞曹村決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  
委公勅決河上分郡事什七遷比部員外郎初澶  
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邊至是朝廷又委公計置力  
爲多丁越國憂哀毀坐絕族人索棺食具意公從  
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然人服其清還朝改朝散  
郎熙河用師吏相繼以不才免遷通判永興軍事

始至大軍已趨靈武諸郡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  
數矣使者陰諭指夫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曰  
計已受數恐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卽  
詣中軍言之初猶不從爭久廼定夫賴以還者衆  
鄜州支使石蒼舒冒取俸給積數千百緡使者屬  
公治蒼舒雅爲當路信猶簧鼓自辯解使者反疑  
焉公不爲搖竟坐賊去自是寔益有聲上卽位由  
朝請郎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爲神宗山陵專司  
司自塞決河督軍饒有功逮此三應賞格各減課



二替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夫移知洛州事洛近漳城庫下前此泛決壞城死者相藉守以罪去累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秋淫潦民相恐欲潰去公出午橋躬飭備諭民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敢惑衆規利者斬旣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郭郭南激則害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卽開王家灣走水南陂城用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三品又移知邢州事河北荐飢詔御史巡撫至洛州民擁其馬言守不卹民困願得前守活民御史

問前守爲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因遣洛人皆就食邢見公猶涕泣再拜富人感公義不閉糴粟出日倍流徙如歸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課優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欲胥徒毋頒祿公曰是差也且非先朝意衆無以奪卒定令如元豐時虜使王遵義等入覲公出郊勞遵義意公不服金帶禮薄公曰國有官儀猶使者者蕃服不可改也相持踰再宿竟不復見代還上嘉諭在

華時廊延修城調七州保甲華在調中衆聳懼公  
召諸令以意慰遣且版示衆曰旬浹之役近在邊  
隅不與頃歲入界同也衆乃趨命然政尚嚴以抑  
疆扶弱自任所至盜賊爲衰在兗時歎曰此先永  
相舊治且桑梓近吾能無恣然意乎爲霽威嚴人  
益愛之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  
八爲人開敏淡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遊官居事  
無大小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學爲先嘗疏新  
法十事達于利疚又奏乞設邊備講馬政編役書

皆詳辯時元豐末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身儉  
非無聲妓之好遇宗黨誠且愛推丞相遺恩已子  
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者令大臣後禁毋折  
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諸子必以學問  
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士科晚尤薄於  
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園曰佚老時往來其間  
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沒有平野雜編二十卷藏  
于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張氏福清縣君男子誨  
宣義郎子恕宣德郎子是曹州司戶叅軍女長適

董正封承議郎次適鞏燾濠州定遠縣令次適王  
堯瀛州防禦推官孫曰祇祖郊社齋郎曰行祖循  
祖幾祖未仕諸孤以其年七月巳酉葬公于須城  
縣登庸鄉執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世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莊  
肅乃暨乃成相我仁祖有丙魏聲何以似之保定  
開國又何大之匪車馬飾彼德而微則大由小此  
用而微不瑕有耀相爾嗣矣士有造矣自我率祖  
維其陟矣有陂者澤其水泱泱有汶斯原如其世

長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祿少卿諱  
貽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郎  
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祐九  
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卽以才稱初攝尉  
下邳民有不事作業者其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  
與民鬪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民莫能辨君  
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床下伺之夜中母

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獄而事已正衆大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爲衰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訴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也歲苦水菑君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益以爲才而爭薦焉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縣事將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弟五女而補之之弟三妹也子七人璩琮琰璘璋

壽一未名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鉅野縣黃澗鄉長直村之原璩來求銘君爲人警敏和裕儀狀秀整贍于文詞初喪比部公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與遊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先生爲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仕而得譽衆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裹糧以期萬里志駸駸焉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黼斯繡爲衣

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六卷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黃君墓誌銘

黃君墓誌銘

夔州錄事參軍江君墓誌銘

羅氏墓誌銘

關氏墓誌銘

齊氏墓碣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彭城劉君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前封丘縣主簿豫章黃君叔敖字嗣溪之夫人李氏蒙字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夭一男一女皆不育歿後四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九月甲申祔于分寧縣之雙井山其舅給事中諱廉之兆黃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侯與給事少相

好如同產嗣淡又好學未冠舉有司高等貴人求  
嫻者踵門會聞罷求者皆去平原侯曰是生顧不  
足於科名者耶蒙吾奇之當與一異士生真吾女  
對也則歸之黃氏咸喜舅曰婦事我順娣姒曰幼  
龜和少且勞者曰夫人遇我慈也既而得疾憊舅  
亦疾病不以已臥故忘舅之疾問藥餌惟時聞其  
篤則自力盥頰禱于神願代舅死徧呼其室中人  
與訣勉以事上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使  
毋哭自說其當往之曰及期而給事卒亦卒嗣淡

以謂孝於其親而益悲異夫荀粲之哭其婦者故  
補之爲銘曰

世固有天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毀行道之  
人皆悲之

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諱仲琬字德華贊皇人後徙武昌尚書  
都官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甚所見  
書立誦十歲能爲詩代大夫公削牘敏妙時裁其  
室中事有理大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也必大吾

門年十七以婦東平董君文和字景仁蓋眉山蘇先生嘗稱之曰此古君子者也夫人婦宜其家其舅汚以直龍圖閣知陝州一日外譁甚夫人遽窺牖則白刃夾咫而立問之羌初入貢故嚴兵見之夫人曰異哉所以示遠人者乃爾耶弗已則勒監軍陰儆備可也龍圖公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州皆遇我如囚今乃覩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爲司戶曹州性方潔不能軫轉俗子間會將葬龍圖公而爲部使者故劾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卽解

組去夫人止之曰君須祿我董氏冢婦挾而子以往何憂不集遂及其吉卜以期景仁爲招安主簿卒於官賻累百金夫人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聞死不可汙之易衣而具木焉於時大夫公已歿母安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且貧無依乃與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爲娶婦婦又亾而夫人益不自聊間語耘曰我嘗夢吏卒逆我大第而謂我相君一人持榜大書曰辰辰今歲次吾死矣因得疾踰年竟歿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子也



卽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縣之天堂山  
耘嘗舉直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豪傑來求銘聞  
之夫人於書無不讀讀能言其義至百家方技小  
說皆知之其爲詩晚益工至它文皆能之而書尤  
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  
嘗論載馳柏舟之詩不作而漢蔡琰擘然以文字  
稱自蘇李死中間寂寥而琰五言絕出世多言琰  
臨難不能死然琰以一言濟其夫垂死此豈常女  
子所能哉亦其文義足以發之而夫人則異於是

蓋間闢成其家又教其子爲賢良有立不但其文  
義足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賈患中焚和玉憂其玷不  
可磨木固不願爲尊犧聲名如彼瘡痛何而焉用  
此絃哀歌倚歟夫人窺百家匪虎則炳桃之華士  
萎其秀女也葩取天之美神所訶畀以其榮不以  
遐有子而藝惟其波

黃君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知鳳朔府麟遊縣事黃君汝翼將

葬其先人以書來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者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爲富聞於鄉吾父不以殖爲賴教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科爲親黨榮自汝翼之少時聞鄉人之長者二三君未嘗不往就焉而吾子汝翼之所從遊也願以親銘累矣吾父諱京世單州之碭山其爲濟州之金鄉人自五世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地則吾邑之高平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娶黎氏子四人汝翼其

仲也汝介汝爲汝霖未仕二女爲士妻長關嵩次牛武仲聞之吾父之幼也頗亦有意於讀書矣顧吾祖已老勞於家事而息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口而買書數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兒喜施予歲凶細民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而願因吾子以傳者也余應之曰齊魯爲士者微俗貴農桑本業而賤游學遷徙其子弟能世其作業平居董董不交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爲榮如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

不銘也耶銘曰  
不以富以仁自憇世家農桑士者子嗚呼黃君可  
無悔

黃君墓誌銘

黃君諱某世爲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  
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  
人而家產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  
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  
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立

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某者邪  
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  
男子跣而走盜執之遽給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  
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  
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  
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  
今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  
之遊來求銘乃擬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

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疆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黃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贏已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夔州錄事叅軍江君墓誌銘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爲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曾孫而尚書職方員外郎鎡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爲病會萃鈔記

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睨左右剽劫爲資而君最先治經悼禮學之缺能言其義蓋爲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荆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徒餘千令鄱陽楊驥通易臨川吳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爲美談浮梁俗好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病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冤滯者得

平反不旬月獄爲虛旣還餘干而浮梁有爭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爲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卽仰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絕去薦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

毫髮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得夔州錄事旣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爲五斗計也遂謝病去閑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燁炳煜燎女四人皆歸士族補之先君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沒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

矣補之少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  
今爲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蠱者也銘曰  
以爲生不逢耶嘗官而使之以爲用耶曾幾何施  
夸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畏人知抑得正而死  
其又何悲

羅氏墓誌銘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蜀後徙居開封蓋鄴王紹威  
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靜不煩及長  
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妄與人也久之

乃歸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六矣歸四  
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無所  
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甚高卒不可奪  
而止及見其次子士賢登朝封壽安縣太君諸子  
皆宦學有立女有婦矣而士賢侍夫人官大名以  
孫琬殤悼成疾年五十三以卒元祐三年十月十  
日也初李君前配苗氏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  
夫人躬鞠養甚於其存非家人不知其有與毋出  
也其生於富足而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

莊靜有常度不爲其所遷休亦可賢矣男士雄右  
侍禁卒士賢奉議郎士弘宣德郎士彥士偉士衡  
皆進士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護其喪以其年  
十二月十八日祔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評事  
君之塋補之頃教授北京夫人諸子皆從補之游  
而士宏又嘗爲僚故來求銘銘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詩書所載豈無婦人人  
出如已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何  
以知之其子有聞

闕氏墓誌銘

闕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  
大夫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  
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鄆  
城縣青山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闕  
氏奉其家事恪如侯不亾而教其男女以職內外  
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定省曹寺監條貫子民  
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爲士妻宜其家  
曰劉龜年馬希閱二壻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

七人皆宣德君之子績綰繡紱緬緝網可謂盛矣  
宣德君既仕當塗大人稱其才而所與游又多一  
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洗馬有子以爲榮而宣德  
君曰吾何以得之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  
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生無悔從吉卜

齊氏墓碣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爲同邑民妻已而入故單  
州司戶叅軍閻侯德基家爲乳其第二兒兒死閻

侯有長女賢而愛之嫁今朝奉郎知徐州杜侯純  
齊氏隨焉又爲杜氏撫養其稚侯家居行已可師  
齊氏又婦家人待之甚禮閻夫人沒男女幼賴齊  
氏調護男娶女嫁矣杜侯由侍御史得相州而齊  
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歛歔  
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之遣送其喪以四月  
二十四日還葬于祥符義堂村杜氏墓側而杜侯  
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賴  
以長立我君命我兄弟皆拜之不忍其泯滅也子



爲銘可乎乃爲銘埋之其隧中曰  
生而恂其死也不淪吾聞諸四方之人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鄆城人也澶州頓丘縣  
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  
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  
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  
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  
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

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爲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  
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  
懇辭旣無以易君遂虛其舉用季父忠州團練使  
偁任爲定海主簿以政事稱當路者亟薦焉再調  
合肥主簿有田訟積歲不決以質諸父老莫能知  
君自臨焉曰吾得之矣命闕地隱然有故畫界處  
衆以爲神徙貴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  
規賞爲人誠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  
之小也故不大較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

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  
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段氏贈金吾衛大  
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學博士貫穿禮  
經有師說亦贍於詞神宗所嘗欲用爲御史未及  
而亾者也次希甫鄉貢進士次希說宣德郎監安  
樂鎮公事皆修潔而文一女夭六孫承誨銅鞮丞  
承詡承詠承訟承諄承諤皆學矣以崇寧三年十  
二月甲寅葬于鄆城縣武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  
兆而希說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初君得疾逆旅

草傍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爲里舊遽載  
與歸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劑旣歿爲治喪聽事  
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  
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志焉以  
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  
委梗枿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  
屋謂夫不願爲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  
子孫識眞爲貴此管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說  
也耶

王君墓誌銘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姓在周爲姬氏在齊爲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爲靈王太子或傳其得道棄家仙去其出田者名和王齊二世嬴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之王家云其鼻祖如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多賢君曾祖諱志祖諱丕官皆大理寺丞皆以長者稱考諱彥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天然少奇偉驚人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仲遠其字也嘗十七八歲時鄰人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黃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劔歎會補之先大夫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亂也季松齡字子固尚襁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爽總角而愿能慰其母心故人皆曰王氏孀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冀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

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黃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劔歎會補之先大夫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亂也季松齡字子固尚襁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爽總角而愿能慰其母心故人皆曰王氏孀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冀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

先人之所遭不幸稟厚而報艱幸因已益聞使不  
遇若遇者其志淡矣而君又不幸生二十七矣亦  
天鄉人之長者既厚期君父子兩世宜大而重痛  
其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爲文若詩以弔之君沒以  
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而葬以崇寧四年四月庚午  
時子固爲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舉其  
祖以下凡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祔焉歲  
月遠矣人尚爲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比部員外  
郎諱仲淵之女蚤寡而莊如其閨中時彬彤皆舉

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公權閻璪祝晉皆進士  
以補之先大夫於其祖厚而補之又蚤與君游求  
爲銘君爲人孝弟博聞敏於辭章再舉禮部不第  
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善與人交家無贏餘  
而輕財尚義以好事聞倦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  
求王安仁客醉臥其舍或窮日夜誼呼求索無已  
時而君益歡僮僕無墮容孔夫人自屏窺之喜爲  
致甘脆所嗜益設曰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  
客矣嗟夫以布衣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

銘曰

謂天無意於材耶孰生而脆之謂天有意於材耶孰厚而摧之謂意有無人所慍喜匪天其然人則意異抑生而淑雖窮不壽吾生也不苟亦足以告爾後矣

彭城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諫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爲金鄉人金鄉舊隸兗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父元康

父拯兩世謹厚好施益勸作業初諭其子孫於學而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教子爲士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時三十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亾故再世不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進士長未名次昭理洵皆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舍貢文學知名暘事時昉事暘如其父不沒姒娣相從惟恪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亾又十年蓋君歿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絕甘分少中外無間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

弟曰父不幸天母不在自曾祖祖與親未葬今益  
竄恐墜大事以死爲先人羞今殯室之有猶及事  
及事死不恨奈何賜昉伏聽命時卽走北山下卜  
任城縣之呂村原吉重跣露宿寒暑再易而後克  
穿七壙皆甃固之以大觀元年十一月甲子盡舉  
其曾太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惟美道路太息補  
之聞而喜曰孝哉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劉氏  
爲士者尚寡能不以其生者憂爲其死者羞猶有  
鬼神其終忍凍餓之魯風俗壞久士或親在而異

殖或始去親喪已鑿垣五六戶至不相慶乎如劉  
氏難哉時賜欲求補之文納壙而不敢言補之曰  
豈可使吾里有義事而不書也往諭諾之君大母  
趙氏母張氏與配孟氏皆從其夫之兆諸孫男女  
凡十二人男多就學女多已嫁矣初孟氏寡嘗語  
其子曰欲教汝爲士自汝祖之意恨汝父天不及  
見汝等成故諸子奉其言汜有立銘曰

父先祖歿祖柩不藏以遺其子子良有光用舉其  
先三世七喪欲子爲士使知士恥恥墜父言可謂

士矣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公諱俛字公謹胡氏舜後媯姓武王封媯滿於陳氏爲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爲共城人晉檢校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孝也光祿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察周祖有異圖卽辭去尚書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偉於文字

類不學而能八歲爲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雜說流觀彊記摘文指事如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文地理音律曆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以爲不及更推先之旣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爲屈數以事奪維維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路守令轉運使呂覺以公

聞召見爲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  
秩滿爲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又知昭化縣遷  
祕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庫以叛期  
旦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  
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  
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  
俄逮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  
餘皆去毋蹈禍蓋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  
士文莊高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

公莊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  
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  
其事爲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賴之召判尚書祠  
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  
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  
言陛下纘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不  
肖皆爲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李仲昌  
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詆  
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



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爲官  
何用紛紛代庖爲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  
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  
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  
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服五  
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  
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上  
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爲鄉郡以不法  
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

者誣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  
竟坐奪官廢于家祀明堂復爲祠部監泗州橋英  
宗卽位還度支公雖左宦益跌宕文史每與客樂  
月拏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卽位起知  
淮陽軍遷司封嘗屬疾踰時民間其出至歡呼擁  
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  
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待小人譬袒裼入兵間得  
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叅知政事康靖趙公皆  
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爲直其冤者至四十餘

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既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璿霄指掌圖曆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沒男曰恣終華亭尉曰戢進士皆文學知名女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太子中舍王希孟皆卒卜某年月日葬於衛州共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耐公性孝既孤語孝妣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爲貴勢

屈顧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爲愛已者與時反爲所噬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曰能攘戎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恣戢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猶澗自閉不肯爲苟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而以躓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蘿葛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

貴勢爲過乎中則可以其窮爲戒則非也銘曰  
在管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  
讀義何必精後讀者稀不勤于成借人之衣以晝  
繡行爲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殫  
累世學欲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莫營後生益華  
謂我不能使雄復生雄書自興後有求者可訂斯  
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熙寧初補之先子保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夜  
聞旁舍客叩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旦候焉則  
頽而長退然溫恭儒者也蓋與語終日不厭歸謂  
補之曰客胡氏名戢字叔文小子識之非今世之  
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子學鄉校中  
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好古博雅其經術論議在  
漢儒中其詩文類唐人而其清談閑遠不犯世故  
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別間五年相遇於盱眙  
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壯浩然已有遺世淡隱  
之意矣後八年補之教授北京以書來曰戢不復

仕然嘗爲本朝將相九十二人者傳異時觀焉知  
哉非白首無意於世者補之慨然惜之又九年補  
之佐淮南其子憲臣來曰憲臣不天我君四十有  
七歲而歿且瞑不亂撫憲臣曰吾死不遇命也故  
人晁子汝臣源矣則求紙爲一幅書以與補之訣  
曰哉不孝親未葬而死恐兒輩不能棄骨原野尚  
畀從九京之游則願以二銘累矣補之失聲而泣  
曰嗟乎吾先子知叔文叔文辱交我乃哭諸先子  
之廟爲詩以弔之而受其託後補之得罪又七年

還朝而叔文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之其  
塋中叔文共城人祕閣校理司封員外郎俛之子  
母壽光縣君徐氏而祕閣君博學無不窺爲時通  
儒其世家行事自有銘叔文爲童兒不戲弄默而  
好思手未嘗釋卷祕閣君固已奇之矣及長盡傳  
祕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學而能然喜詞賦篆  
刻甚工嘗以進士舉有司繼丁徐夫人祕閣君憂  
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  
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歿何以仕爲因盡屏幼

學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關却掃益涵肆詩書  
百氏爲文章家故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又千卷  
盡陳諸左右而榜其堂曰琬琰翰林學士眉山蘇  
先生爲書之一時名士皆爲賦詩而叔文益遠絕  
世利惟恐蓬華之不深矣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  
殊無塵土氣然晚尤篤學長於論議至古今成敗  
得失因革廢置皆深思而默識之近於可用而叔  
文不自以爲用也哲宗卽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  
文始一上書不召後其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

祐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葬以紹聖五年二月甲子  
而地則共城縣之楊閭管從祕閣君兆也有文集  
十卷二府拜罷錄二卷大臣家譜二卷續衣冠盛  
事圖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藁將就憲臣  
寫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夫人元氏比部員外郎若  
息女四男子憲臣應臣舉進士其伯與季天二女  
子長嫁同郡劉某其季天銘曰

咎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爲不然  
然世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不偶而顛而盜跖

膾人之肉聚黨數千將天眇夫腥腐之饗而嗇乎  
昭晰之傳尚何憾耶尚何憾耶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六

第 3527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4

15

第 四 卷

SS 11 E 九 年

學 味 定

大 鼓 岡

發 書 日

